似曾相识鸠归来

□赵家栋

人间最美四月天，在明媚的阳光里，退休悠闲在家的我，回乡下老屋种瓜种豆，上树摘香椿芽。

60年前，俺家在村头建新院，堂屋门前栽了棵寓意长寿多福的香椿树，北窗外是原野，十来公里外是泰山。如今，香椿主干已三米多高、一搂多粗，主干上是遮阴十多平方米的枝杈。这棵老香椿树上还有去年结的穗状种子，随风摆动声似在诉说着过往的故事。

我竖起木梯上树摘椿芽，快到主干顶丫杈时，“嗖”的一声飞起一只鸟，那丫杈间碗状简陋的巢内有两枚椭圆形的鸟卵，色白，光滑无斑。那飞鸟落在高于地基三四米的房檐上，居高临下地望着我，两只眼睛如两颗晶莹剔透的宝石，闪烁着惊恐而深邃的光芒，像是怕我拿走它爱情结晶的卵。这似曾相识的斑鸠，是不是两年前在这里生儿育女的？我不得而知。

因地处偏僻，60年过去了，我家这处无人居住的院子，从堂屋后窗望出去还是原野、远山，成了鸟的乐园。爱在屋檐瓦下做窝和在树上筑巢的鸟儿，是我为蔬菜、果树灭虫的好帮手。民间说，斑鸠入家会带来福运，这传说也许是人们为了保护鸟类吧。怕影响斑鸠平静的生活，我顺梯而下。房檐上的斑鸠回巢继续孵卵，低沉、连续的“咕咕咕”声，似在谢我。

小时候，我分不清斑鸠和鸽子。听大人说鸽子象征和平、友谊、自由和美好；鸽子肉好吃，斑鸠肉有毒。直到去年，我在从教师岗位退休的发小家吃了次香菜斑鸠打卤面，才知道斑鸠肉能吃、好吃。发小说，捕野生斑鸠违法，吃家养斑鸠合法。野生斑鸠一年繁殖两三窝，家养斑鸠一年可繁殖五六窝，一对斑鸠一生可繁殖七八十只。吃斑鸠肉，可明目、强筋骨，还可降血压、安神助眠，斑鸠的营养价值比鸽子高，说斑鸠肉有毒是传统观念，没有科学依据。

青葱岁月时，我读《诗经》，为那“关关和鸣的雎鸠，栖息在河中的小洲”景致所迷，想那贤良美好的女子，是君子的配偶。在那特殊的年代，我有幸看到我国这部最早的诗歌总集，高中没毕业的我只能借助《新华字典》。明白了诗中的“关关”为雎鸠的叫声，成双成对的雎鸠，象征君子与淑女的和谐关系，体现了儒家礼法下的伦常原则，表达了忠贞不渝的爱情。这种“关关”和鸣的水鸟，通常被解释为鱼鹰，是一种大型食鱼游禽，在生儿育女时，配偶结伴育婴，被视为美满婚姻的象征。而成语“鸠占鹊巢”中的“鸠”，是鸠鸠，即大杜鹃，俗称布谷鸟。

布谷鸟不会自己筑巢和孵卵，而是通过将卵产在其他鸟类的巢中，让其他鸟类为其孵化和哺育幼鸟。布谷鸟在下卵前会选择一个鸟巢，然后趁其他鸟类不在时，将自己的卵放入巢中，并常常会吃掉一个其他鸟类的鸟卵以保持卵的数量不变，这种行为被称为“鸠占鹊巢”。而外表绚丽的斑鸠，不知何时被冠以“鸠占鹊巢”的不雅名声，传说中的斑鸠，懒惰、愚笨，连个像样的巢都不会建，是天生的“盗贼”。

其实，斑鸠会筑巢，也没干过布谷鸟那样的勾当，只不过它们的建筑技艺远不如大师级的喜鹊。我家香椿树丫杈间斑鸠的爱巢，只有些许枯枝败叶，仿佛一阵大风就能将其吹散刮落。即便筑巢如此简陋，仍不误斑鸠生儿育女。斑鸠卵在轮流孵化下，20来天便破壳而出。20天后，小斑鸠就长出一身漂亮的羽毛，开始学习飞翔。

斑鸠从产卵到成为幼鸟，需要一个多月。之后，它们就会告别那个巢穴，展翅高飞，去享受自由自在的生活。在城乡，我们可看到酷似鸽子的斑鸠，听到它们鸽子似的叫声。斑鸠如同曾被列为“四害”之一的麻雀，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功大于过，属于益鸟。斑鸠在我国文化中如鸽子，也被视为和平的象征，其叫声被认为能够驱散战争带来的阴霾，给人们带来心灵上的慰藉。

春逝

□赵雪

玉兰擎着月光盏
三月的落雪
在盏沿
迟迟不肯放手

迎春花拆解金饰时
风弄乱了新发
皱巴巴的黄铃铛
突然丁零哐啷抖落
孩童追纸鸢的声声欢叫

桑树正逢萌新芽
麻雀们争着啄抓
扑棱棱 扑棱棱
啄破一枚嫩芽
枝丫间便绽出
一小块碎玉霞

我踩着细高跟离场
时光陡然倾斜
第七步
微微趔了个趄
惊见半寸春光
隐匿于
那扇匆匆闭锁的雕花铜阙

莫要追了
夏日的初阳纵温暖
也难留住
疾风掠过的花蕊
都将在夏至前
凝成冷冽的琥珀
遗落在岁末

生命的无常与美丽

□徐勤程

从古至今，人们对四月落花的咏叹总是寄托着不同的情思。

我以为，四月桃李的落花恰似一场绚丽的雨，纷纷扬扬洒向人间，织就一道转瞬即逝的风景。只是这缤纷之中总带着几分怅惘——那些曾灼灼其华的生命，终究完成了装点春光的使命，辞别枝头。我们不该忘记它们如何以娇妍点亮人间，虽非人人怜香惜玉，至少应当铭记这份馈赠。

凋零的花瓣褪去了艳色，却将美丽淬炼成暗香。正如陆游所言：“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这何尝不是另一种永恒。四季轮回本是天道，我们赞颂花开时的绚烂，亦当礼赞花落时的从容。那些引得蜂蝶蹁跹的芳华，早已把甜蜜酿进岁月的脉络，“人间四月天”的咏叹里，永远藏着对生命馈赠的感恩。

但若论奉献，更该铭记那些以热血浇灌这片土地的先烈。没有他们披荆斩棘的绽放，何来今日闲看落花的安宁？当我们驻足花雨之下，耳畔理应响起穿越时空的铮铮誓言，那才是让这片土地永葆芬芳的根基。

建设祖国的人们，亦如四季的歌者。春来歌播种的希望，夏至咏风雨中的茁壮，秋深颂金黄的丰饶，冬临唱蛰伏的积蓄。我们深知花开花落是常态，却始终将精神的光热化作不凋的芬芳。

新时代攀登者的足迹，本身就是峰峦的延伸。这或许正是对生命最美的注解——纵使四月芳菲尽，那些向着理想跋涉的身影，永远在续写春天的故事。当一项项建设成就承载着光热呈现在人间，人们备受鼓舞，在四季轮回中，感受生命的美丽。